

新野叟曝言

(六編)

上海小說進步社印行



3 1761 0346 7

新野叟曝言卷十八

都毛子行閣上諸天

骨董何關性命。死爭八百斛胡椒。毛錐便結因緣。生愛十三行法帖。試看當頭紫閣。知中書伴食可羞。若論望眼青天。問軍國平章何事。

梅與魚珠二子不敢號救。互曳其手。甘爲同穴之埋。倏已至地。摸索得一門戶。僅容一身。前後連尻走。足疲氣頹。地稍廣。有天光漏入穴中。碑題古篆。得玉井二字。碑下置蓮一瓣。狀如船。三人隱隱嘆息。船小不能渡我。况蓮瓣乎。忽覺其身漸小。生兩翼化爲蟻。輕集于瓣。乃船自浮起。儼如大力負之趨者。頃刻已出井口。是山頂極峻險之所。別置小碣云。唐昌黎伯韓愈慟哭于此。俯身下視。恐怖過于墜井。時廻顧蓮船。不識飄向何地。內顧其身。迥非蟻。且重濁不能舉。跬步。梅伏地匍匐。魚珠從之。忽見東南數城郭。旌旄林立。似備兵者。谷中烟塵出沒。若子美詩所謂西山寇盜者也。山頭下一巨人臂

MG
292.49
16

大鉞幾丈餘。橫劈山腰。三人所伏。山石平空飛起。耳畔惟聞風雨雜遝聲。移時石不動。則已在高峯矣。出山入山。在夢言夢。赤幘數人前曰。南嶽帝奉勅。察罪囚。島囚亟避。三人遙見絳節舒霞。火雲燒瘴。有鹵簿從西南來。遂轉林後。匿跡石壁間。朱書二十字。下注八字云。

鴈迴人不迴。朱鳥啄黃能。一斛珠成淚。香餘寶鼎灰。迴鴈峯上。湘叟醉題。復轉松逕得一處。如王者殿廷。實則大蘭若也。有旁舍可入。三人潛身進窺。殿中一貴人白面而紅髯。氣宇類文士。然羽林郎鵠立階下。屏息不敢譁。殿中金貂爛然。亦似六官分職。王者問囚册既成。能陳其名籍總數否。一綠袍官唱曰。樂般降漢。僞職兀左丞。易萬戶。曷都把死囚三名。噩青氣拒命。甥莽。嗟女薩妮。僞青氣被戮。中地雷死者一千四百四十九名。陣斬者三千一百二十一名。訊斬者七百八十四名。共五千三百五十四囚也。慶喜弄兵。蠻目苟承恩等九名及蠻卒三十七名被斬。死難則有鮮于季通等八名。漢卒強

勇一名。季通已生天。郎應宿亦轉輪。共四十三囚也。樹韃煽亂。郭節度兵卒戰歿二百六十四名。野兇犯陣。漢兵死者三十二名。樹韃死還畜生道。共二百九十六囚也。青氣再敗。伊子薩刺愛將摩漢訶漢俱死。來賓被害囚四名。蠡椰子逞妖。金大都督傷足死。山精死者一百四十口。妖衆被誅者四百九十名。金大都督得神祇。蠡及山精還畜生道。共四百九十囚也。睽矐列陣。大鵬啄死將士七十二名。睽被戟刺死。還畜生道。共七十二囚也。鳩盤弧五魔之陣。鳩與三十六鉛母死巨刃。俱還餓鬼道。不成囚。烏蠻江毒龍父子三付化生部。不置囚。又漢兵中黑苗瘴毒死者一百三十二名。已轉輪不置囚。又慶喜等擒殺遮蠻一名。獯鬼三名。俱還畜生道。不成囚。又樂世治所擒男獯者。狨女獯矣狸。亦還餓鬼道。不成囚。又粵都督屈耗殉節。交趾卒三十名。從死。耗生天。三十人轉輪。例不入囚數。甘總帥搗陣。男獯被斬者五十六名。生擒者三十名。共八十六囚也。智鏐所挈男獯善變化者三十六名。死陣前。付

胎生部。不置囚。故漢王莊躡鬼兵死者二千三百八十七名。還讐道。不置鬼囚。獼蠻二百人。化牝鹿死。仍轉輪爲人。不置囚。伏橋渡口之獼蠻。爲張許兩都督誅斬者二百三十一名。共二百三十一囚也。凡南岳界內所轄死囚。實計六千二百八十三名也。王者詰曰。斛斯侯有事東甌。不無誅戮。其數不可稽歟。一白袍官啓曰。須俟梅颯彩滅亡後。彙冊呈報也。梅怖甚。喉泣幾出聲。魚搯其中指。珠暗曳之。出尋松逕。不見。迴望則殿廷杳如。惟見嚴將軍與剛上人各小如幼孩。在樹間嬉笑。談交媾之樂。梅恍疑身在冥途矣。拉二子坐地。一小道士拊其背曰。五岳之遊。畢可以歸息。連仙待之久矣。乃偕起隨小道士行入大竹中。以手旁捫。遂梯竹節。延緣而上。小道士忽不見。其竹亦盡。三人已崢幄中。尾生裸體坐枕右。招二人共寢。梅嘆息曰。五岳歸來。此身非復我有矣。珠兒曰。我不願歸。惟恐仙父盼我。解魚曰。仙父今夕方養活我。珠弟宜侍元帥。聞召乃來。是爲弟不先兄也。梅自引珠臥。魚捧尾生頤。笑而不

欲入被。尾生曰：魚兒豈懼吾耶？魚呢聲曰：懼不敢也。愛亦不知。尾生擁之臥。炊息如無。潛龍殊不可拔。魚私謂珠言不信矣。頃之覺有絲縷中貫者。凝神會之。氣自外鑠。情乃旁融。魚之身漸黏乎仙腹。仙之骨將據乎魚腸。俯仰自如。進退維谷。魚若遺若忘。亦醉亦醒。時則尾真無尾。連則皆連。迴身向抱。呼仙父皆斷續之聲。降心相從。玩魚兒盡往來之態。尾生問曰：兒甜乎？魚曰：父毒矣。爰喚珠弟闖然而來。珠遂奪柄。魚讓之。尾生接珠而自與魚耳語曰：彼諄浪吾挫折之。若湛汪之澤。以待善承之人耳。魚曰：速遣之。兒不欲望梅矣。尾生暗令珠兒去。逕接魚。始如鱗遊之淺灣。繼乃腹脹之膨臍。魚亦傾筐倒篋。出性命償之矣。尾生感其誠。虛與委蛇而後已。魚問曰：澤未下也。意有餘乎？尾生曰：志得意滿而喜心溢焉。吾所爲澤。不似常人之敗血泛濫也。梅呼尾生曰：先生之象羣兒也。形氣之故。可得聞乎？尾生曰：納氣于頂。歛形在根。存想妍質。摩挲妙門。但息半谷。莫窺中原。俟彼肆志。與之銷魂。梅忻然曰：謹

受教矣。珠吃吃笑曰。一噴一醒。然再接再厲。乃何可當也。魚乞尾生步幄。隅言。尾生携之起。魚從容問曰。兒托身于仙父。能令顏色常好。永奉父懽耶。尾生曰。吾授兒以養艾丸三十六枚。癸亥日服。一年後永不改顏色也。魚曰。兒蠢愚不識仙父爲天上之人乎。人間之人乎。尾生曰。人間之物也。魚駭曰。在人爲仙。在物爲怪。且禽獸皆物。奈何自辱焉。尾生曰。人之仙難遇。物之怪易逢。兒叩我。我不忍欺。卽物亦何傷乎。若禽獸之倫。不同羣也。姑勿疑我。魚曰。物之靈者。無過于龍。父爲龍而子爲魚。則有幸矣。尾生曰。兒魚我亦魚也。但較大耳。魚曰。父無腥聞之德。爲魚其孰信之。尾生曰。莊叟言化鵬之鯤。乃魚之兒孫。寓言彌小。彌大也。我之名齊于鯉。鯉或化龍。而我自爲我。乃混濁不分之鱣耳。魚曰。是何精修而道行至此。且鱣也者。齊風僅比于魴。鱣郭賦不先于鯪。鯪連行雖有相知之雅。出水初無久視之方。父道固高。兒何能踐形。惟肖矣。尾生曰。昔洪水爲虐。澤國徙高陵。庸氏弟以大首遭烹。方家嫫以扁

身致醢。我雜處其間。涵育無患。藉龍蛇之力。竄入羽淵。伯鯨之化黃熊。食淵魚且盡。我悲夫子孫之無遺類也。暴鱗揚鬣。以與彼戰。彼乃爲汨陳五行之陣。以困我。我因水漫土上。轉入土避之。土下逢木。質爲木壞。木下逢金。氣借金斂。金下逢火。精神從火返。適尾宿下世。扶其精氣神而收畜之。煉他人爲質。以爲子嗣。故名曰連尾生也。夏商之代。歷鬼劫。秦漢之時。歷仙劫。俱不能壞我煉質。張鱗山人出。從之學幻術。數合傳。今元帥而不保其有終。兒幸秘之矣。魚曰。然則父之物。勝于人之仙也。聞漢營仙士孔多。能無意外之虞否。尾生曰。五行中。惟不利于木。我戴水而不能生。履金而不能尅。客木猶不懼也。主木至則遁耳。語畢。仍携手入被。魚復致悃。歎後。潛以所語向蘆管告木蘭。自此梅敬奉尾生。以珠爲雉之執。以魚爲餌之投。夕則宗內視之。傳日則藉中權之輔。將及旬。樂可知矣。災乃至焉。木將又以百人攻島門。魚言于尾生曰。兒肉眼。可使觀仙門乎。尾生曰。可矣。立書一符。命戴之。髻中坐城闕。勿

動人靜而後返。魚遂先往。果無人見之。梅自率精銳出禦。尾生騎鶴自前。鍼師笑曰。連哉連哉。昔崇伯死。爾闔滄桑而不能報。則亦已矣。忽落藩溷中。與鼠子爲鷹犬。豈連棲之義。固應爾哉。尾生亦訕曰。道元輒侮其大宗師。恐鱗介復生。無由解脫矣。鍼師喝曰。阿連汝翁。尾火虎。尊吾兩師。如阿保。汝無知。騰口說。吾將使頑石警之。尾生仰視。則巨石如礧。從雲際下。呼鶴展翅遁。四面皆石城也。尾生大驚。化火鼠飛城頭去。其雲際石下。磕鶴骨盡碎。尾生所化之火鼠。倏大如輪。左右生翼。逕撲漢營。適余撫軍出帳。攬其蟬翼冠。賀蘭抽大羽箭射之。火鼠怪鳴。以爪擊落箭飛去。鍼師投鐵罨空中。火鼠歛翼入。罨墮海中。二師仗劍搜海底。電光上射。疾雷繼之。則尾生乘墨雲出。擲榆二師曰。汝等得意之鐵罨。頃已鎔一小錯字付水曹矣。海中生活。願以相角也。厲聲喝曰。點石點金。二尊師。請登獅坐。二師之身已被兩物負之起。乃海中獸似獅而非者。騰湧而去。轉一洋。浮水面皆火。而凜冽如寒冰。尾生所乘墨

雲。倏變火色。隨後驅獸。二師神氣大沮喪。迷惘如凡人。回視尾生。但從容曰。阿連劇亦不惡。謂不耐此者。豈定力哉。尾生曰。二尊師若投地乞爲弟子。連老固憐而釋之。否則金闕獻臣。送置冰獄也。二師怒以劍劈獸腦。其物遂失。身墮下。泉無底穴。丹田不溫。三昧火一縷將絕。欲自脫則力不勝。呼靈官力士。聽令。聞隔數重垣。答曰。弟子輩不能入。猶師之不能出也。奈何。二師遽窘。有兩介士以火炬迎詞曰。冰海夜叉奉寡君命。接二仙長。遂從之。入歷三闕。乃至。主者鞠躬逆階。下入殿中。二師稽首答拜。就坐。始惡然問曰。吾兩人忝列上真之班。罔知積氣之府。君司何界。國斯泉也。主者儼恪對曰。昔東北地陷。置尾閭之幽宮。先君世居南離。官火正。以大風氏幼子穴垣竊火藥。物攻玉京子童孫。誤燬碧城之曲闌。災及嚮訛門。天帝震怒。戮二子。治火藥失守之司。奪職徙冰海。賴先天孕火中剛性勿壞。迨謫限既滿。復官離宮。寡人其冲嗣也。以封不以竄。攝治冰海。又千有餘歲矣。二師仰視殿梁高懸昊天。

帝勅旨。爰稽拜誦之。

北幽阱大荒厥坐冰獄。是高品上宰流宥之淵。前歷職獄臣均期滿還秩。茲水官臣熙以爾巨贛。遼侍養青宮。協理幽政。冰天作勞。懋績攸難。錫帝師辭朕罔時拂。爾其丕紹世德。寅賓通賢。肆宏明命。授爾水虞。頒瑞凝沍。北后往欽哉。

二師誦畢。復拜曰。君位望殊高。德宜徧物。更乞何術以脫幽囚。主者未及答。一峨冠吏言曰。客非奉帝譴者。來無定去亦何常。此邦之人。非能解脫者也。未幾。木蘭突入謂二師曰。幸也。贛后之宮。可以稅駕。二師雖金石之精。在冰海六時。銷燦盡矣。就獄則可。審三日。逾時又必請命于帝廷也。相與謝主者。出。木蘭曰。連尾生畏木而不畏火。奈何以金石二火引其端乎。遂化老樁。三人共乘之。尾生方指揮梅之徒橫掠漢營。自以兩火蛇繞解斯賀蘭二侯之身。賀蘭以所佩劍斬蛇不能斷。靈青氣斫解斯之蛇亦然。二師化捕蛇者擒。

之。乃海船兩棕繩耳。大噶曰。阿連敢爲暴于天朝大臣耶。尊師當不宥爾。立咒諸兵械。一時化鄧林。尾生曰。狡獪者不足以啗噶我也。自刺其兩脅。噴黃水如湧泉。如澍雨。洒林木。皆爲破斧缺斨。賊兵大進。木蘭呼其所化楂制尾生。且咒曰。

木雖枯。能尅火。物至愚。豈敵我。我受東皇符。爾證下泉果。連兮連兮不可。

尾生大驚。棄梅遁去。自投冰獄焉。解魚見賊將敗。下城闕奔還大營。呼漢將援我。其身爲符所隱。聞聲而不見。面神策兵以爲妖也。抽矢射之。貫臂而形見。皆駭告曰。此中丞之解耶也。余撫軍聞號來視。魚死尙不瞑。撫軍泣曰。魚兒不死于賊而死于兵。天何報之酷耶。命掘坎埋之。撫軍嘔血數升。左右扶歸帳中臥。二侯以神策兵進剿。木宏綱曰。賊危迫必竄紅毛。請以二百人駕五艇探之。賀蘭曰。勇哉奇功。以讓木老矣。木將自去。賀蘭率靈青氣進島城。

擒斬殆盡。梅謂連珠兒曰。汝仙父敗矣。全城屠矣。我曷歸耶。珠兒問曰。海邦孰與我者。梅曰。紅毛先有書來。許爲外應。投彼何如。珠兒曰。速易元帥服爲估客裝。則可以濟也。梅從之。拉珠兒同渡。辭曰。某廬江墨守之子。浪遊從逆。爲海內所不容。仙父既亡。豈宜復溷塵世。請以他生逐連氏矣。乃赴海死。梅自雜商賈中。揚帆出海。風便三日。竟達紅毛。謁國王。仍循島民禮。國王曰。本欲以師來會。汝嚴將軍却之。今遁逃寄跡。非久計也。國有別澳置戰艦數十。水卒千人。元帥其駐彼以爲後圖。若何。梅叩頭謝曰。是則更生之年。復旦之日矣。敢以死報。國王命衛士送之去。其大臣諫曰。歐陽東野二生之盟言。洞達天地。王何以背之而納叛人。國王曰。非背盟也。俟中原有一介至縛而授之耳。俄傳木鎮平。國王下殿迎入。木問曰。王得毋以故鎮之來爲已遲也。國王曰。早則無益。且亦不宜。此其時矣。請執之以獻。木曰。執之固王之明。故鎮坐殿中以待。意未可安也。遂偕往至別澳中。梅賊方踞坐巨艦。簡舟師。木躍

入梓之出。以所束籐帶反接之。梅嘆曰。吾不幸出雀羅入鴻網矣。木辭紅毛國王。駕五艇。遠難籠城。斛斯聞已獲渠魁。與賀蘭迎至島門。皆爲木賀。木再拜曰。天子受俘。元戎解甲。國之大事也。某何勞耶。斛斯感然曰。大功已成。而余君垂盡。桑從事之占繇。鍼道人之切脈。酈天女之禳星扶炁。皆謂末如之何。此時薤露將歌。罪囚無須執訊。獻于王所。木老宜任斯役。如京師也。于是木以練卒十二人自隨。護檻車進發。二侯遠視。余君疾甚。革張弓弘求旃率。相向哭泣。余君張目小語曰。頃入一舟。擁臯比一人南面坐。自稱卯金王者。旁坐三人。則僕與斛斯侯及泉門老節相也。共拈四題賦詩。王者得空倉云。曾是干斯慶。而公忽患貧。無謀貽鼠子。有詔貶虵神。垣壞延今雨。梁空接古塵。風雲護儲日。庚癸諾何人。僕得廢塚云。

人多長暮感。墳少百年稱。誰向松陰弔。紛從隴首登。老狸眠不得。故鬼哭

何憑。太息桓司馬。空傳石槨能。
侯得覆舟云。

膽向千帆破。魂隨五兩飛。怪鴟號逝影。餒鬼出危機。但覺一壺貴。寧知三
老非。百年從水葬。得食具魚肥。

節相得斷杖云。

疑君過剛折。老至情誰扶。霹靂來飛動。蛟螭化有無。自維艱步履。只許息
團蒲。靈壽銘猶在。摧殘告故吾。

諸君審之。四題皆不祥而僕賦塚。其遂亡乎。斛斯侯曰。卽我覆舟云云。亦甚
慘戚。中丞君若有不諱。我固將繼之。但節相斷杖之詞。又悲于我。其皆譏歎。
然卯金王者。乃救我之劉老師也。拈題之意。引人于空。殆示之極耳。弓昭與
旃皆點首涕泣。豔青氣持泉門急遞入呈。斛斯賀蘭二侯展閱畢。大驚悼曰。
杖果斷矣。國事將若之何。余君呼使誦之曰。

僕以枕上喘息。聞島中捷音。三城已收。兩孽就殄。是朝廷之用威而將士之用命。于以刻鑿大鼎。祭告百神。倬前光丕繼烈。豈虛譽哉。公等于時集勳。莽穰不朽。僕生與有榮。死亦可無憾矣。方軍興。旁午不戒于口。味食大魚而甘之。屬饜者三日。已乃夢神告曰。嗟爾奎武。誤食龍脯。瘡瘡在心。斯人終古。覺而掌背一物。如黍漸大。裂爲安榴。醫者塞戶。葭藥劑其中。刀鉞削其表。非惟無益。又加害焉。日下三四刻。殆不可息。影人世。嗚呼。僕死矣。公等勿悲。設僕不死。而大旗落日。戴罪如山。恐馬革裹屍之賢。訶責無已時矣。佐垂死謝。

誦畢。斛斯慟曰。鰲柱傾。龜鑑壞。悠悠蒼天。明明我祖。不遺一老相而奪萬夫防乎。諸慕士皆哭。撫軍氣色忽黯。呼賀蘭曰。僕不賦獨行。鬼道亦得御李君矣。憶與侯渡海。天女呼風。今日同渡。不同歸者。獨僕一人耳。悲痛哉。一慟血噴竭而逝。求旃張弓。弮自爲之殮。兩侯以下俱衣縞。素纓。孫吉隱齋以鄉兵

掃穴功冊進。解斯命弓。昭繕奏陳軍中善後機宜。並撫軍死王事狀。其二日。忽木宏綱。繫一首級自投。解斯駭問之。叩首答曰。某以十二人解梅賊進發。昨夜渡海。猝遇交人南還之艇。賊以番語呼救。艇漸集。某令撥柁遠島。折帆不便。風倒曳船近賊艇。賊乘我舟。十二人力戰死。梅賊破櫓車出門。某急斬之。懸頭腰帶下。乘三板船奔還赴營也。然木某今日死已太晚。余撫軍嘗生我者。悲其仙蛻。願爲之驂。左手掣刀自刎。頭頸盡斷。軍中無不下淚者。蠟生與木蘭入帳請曰。島事已歲。乞遠黔營。恐彼中棘手也。二師亦言曰。以數測之。黃苗未易平。甘君或將赴豫州。援石中丞于壽春耳。有頃。甘總帥書至。解斯展之。

鼎策蔡小武相持數月。賊雖不敢逞。我亦無以翦滅此也。滇粵調兵奉命增二萬。以之補苴死亡。可用者十不及六七。今島事聞將凱旋。朝廷命鼎以帳中士駐豫東境。援壽春。而蕩平黃苗。仍屬之摩下。郭張許史之軍。仍

犄角受節制。鼎部署苗務。未敢不盡心。願麾下無輕言勤。以老小武之銳師。無輕言撫。以成小武之狡志。其鍼砭二師及天女。酈仲離仍留護黔營。以濟妖亂。桑從事見還。希賜垂照。鼎臨發飛達。

賚書者爲鄔郁。蠋生自辭二侯與木蘭二師作別。將偕鄔郁走豫東境。謁甘君。鄔郁曰。總帥將赴壽州。與石中丞議兵略。從此由閩入浙。達江南壽州。道亦便也。何必走贛州。由楚之豫乎。蠋生然之。渡海抵泉門。入福州。其制置使新蒞爲隴西公。知桑爲甘君從事。遣倅迎之。入幕府。蠋生拜見隴西公曰。昔脫我于抱罕。回賊中者。甘總帥也。見從事如晤主人矣。問女將龍木蘭及小軍使矩兒。皆在豫營否。蠋生答以矩兒在豫。木蘭留黔。輔斛斯侯。隴西公設宴以待。將入席。朝廷頒詔書至。隴西公接讀云。

王師克島。叛民之殃。而赤子之慶也。所俘五從賊。磔于市。形皆犬與豕。而二賊首皆具人面目。亦懸十日。國家承平數十紀。妖孽滋生。凡人及犬豕。

都非復尋常戾氣。太史之占星月于往年而知之。一人之身。飲食嗜好。足以流宇內災害。况舉錯枉直。能召陰陽水火之變。久之罔不爲盜賊兵戈。將士告功。枯骨盈壑。省躬不及。朕實悚之。茲以平島勳。晉爾斛斯貴。閩國公。賀蘭觀。漳南郡公。贈爾李舜佐。太傅。余述祖尙書。存沒四臣。共模像置祠。香火島上。靈青氣授循州都督。卽赴鎮。鍼砭道者。並封號定島真人。鄺仲離。晉封太乙真妃。仍叅贊軍略。一體模像。建三真祠。桑娟授京兆府長史。張弓。弘授汲郡丞。求旃授太僕丞。俱留慕聘。教諭索曖。孫吉。隱裔。各以五品銜判浙大郡。又甘鼎。援壽春。爾臣貴。臣觀。協征黃苗。依鼎所立軍政。朕將刮目以觀厥成焉。夫兵興五年。非宜黷武之日。顧狐兔肆害。終爲城社憂。所當燠穴塞逕。掩捕不遺其力者也。年月日。兵部奉諭飛羽頒告。蠟生向闕謝畢。隴西公舉一觴。引之入坐。曰。拜恩千朝。懽誠第一。竭智之士。見亦無多。先生當快飲。蠟生致謝。立盡就坐。還問豫中事。隴西公曰。五斗賊。

無將而自尊。無兵而自衆。無食而自飽。無械而自攻。無謀而自詭。無紀而自從。國家之敝。與賊形相反。故賊志必逞。而大帥無功。河南帥屢挫。或病及憂。悍死。朝議以楚王鎮宛。洛。遂總師干。然石中丞在壽春。僅遏東面。而西南北境。無中丞者。三其人。又豫州向無兵制。召募維艱。轉餉已憂不足。間道易爲賊所掠。甘君宜與王計軍旅之道。神明而變通之。毋泥于太平時庸臣病國之見。斯必有濟耳。蠺生謝曰。蝟見總帥。當以明公愛國苦語。覩縷陳之。隴西公亦起而拜曰。國之大事。非甘君不能爲。老夫卽知之。而可與議者。難其才也。先生能致此詞。敢拜其辱。蠺生請餞。竟卽行。隴西公敦送始入。鄔郁告以仙霞嶺下。聞有兵警。云是島賊竄餘。越帥不令閩人輒過。當詰姦宄。新長史又無軍帖。奈何。蠺生曰。彼詰島賊。非詰平島之人。至自辯晰耳。一日抵嶺下。數兵士擁蠺生鄔郁去。責供詞。蠺生笑曰。是何難。填滿江紅一詞。依岳少保韻。

問僕何人。閩中彥風流未歇。論兵事雞籠城下。要追前烈。智穆長鯨無二。策力清妖蜃剛三月。只今年長史晉頭銜。酬恩切。孔明臥多風雪。張魯叛將翦滅。嘆承平日久。金甌無缺。望望難迷碧海夢。年年不化青泥血。更何妨留滯著鞭人。疑相闕。

兵士以供詞呈越帥。放之西行。由杭至蘇。蠓生謂鄔郁曰。聞虞山士人都元。能于兵者。蓋訪之。乃相與登虞仲之墓。尋子游之井。問山下人都姓者。皆曰無之。困憇虞山寺。道士逢迎禮甚恭。蠓生問曰。都元何往乎。道士答以邑之明府姓都。得毋是歟。蠓生曰。是矣。乃入邑求見其令。以疾辭。鄔郁曰。焉有聞名來訪。而以病解免者。遂延入令室。蠓生視其人。欠伸不絕。如有疾然。詢其年初未強仕。坐而問曰。明府之聞望。流于宇內。何以尙少年也。令答曰。僕雖少。惟事技術。經濟闕如。足下非甘鼎之客耶。何以知我。蠓生曰。桑蛸今日來訪。爲甘君覓奇士也。願借交可乎。令忻然各書姓名鄉里及官職齒次。

桑蛸字蠋生。蘄州人。京兆府長史。年五十一。

都元字毛子。越州人。吳郡虞山尹。年三十九。

兩人者。以心爲香。而不及焚。旃檀以目爲誓。而不必指。繳日以楮墨爲拜。稽而無事。用身手。由是蠋生謂毛子曰。弟所爲經濟。殆無人不期望之。知其技術。亦有自來。非若爲有爲。盈爲泰者之無恒矣。毛子曰。夫技亦天道也。吾無縛雞之力。而萬夫不能挫一毫。謂之太初禁術。亦聖功也。吾非騎鶴之姿。而一息可以通六合。謂之撫辰綱。非妄言耳。適城外以火災告。蠋生曰。是處不啻有萬夫。可以觀太初禁矣。毛子曰。諾。解衣袒而往。登屋拔其梁木。折十二椽。墜于人叢中。良久。仍袒而出。髮膚完善。腰以上無屨齒蹴跡。亦無烟火熏灼痕。神氣閒暇。謂蠋生曰。吾出入其間。曾不知有皮骨。誰能見而損之。蠋生曰。是真技矣。撫辰綱則何術哉。毛子曰。請就書室觀古畫幅可乎。蠋生從之。入室東北隅。懸一古畫。長三尺餘。廣才及尺耳。毛子曰。吾入翫。兄但相從。

無返顧。見毛子身如巨蟻。遊畫圖中。入樹穴。從之者亦不覺其身之重也。出樹穴。見陡立一閣。顏曰中爨。有石火萬道出閣後。射人毛髮而不見焚燒。毛子曰。此宅土天也。兄勿以爲火。窈窕行其下。得一閣。顏曰北鑿。赤白兩氣。化爲龍蛇。盤旋左右而不見噬人。毛子曰。此貯水天也。兄勿以爲金。從龍蛇處逕穿一閣。顏曰南查。高下皆樹林而直榦無枝葉。毛子曰。此咽火天也。兄勿以爲木。循樹林斜轉飛出一閣。顏曰西壇。黃塵從地下捲起而不眯人目。毛子曰。此納金天也。兄勿以爲土。窮塵盡處。虛懸一閣。顏曰東瀧。千條瀑布。自上滴下。而衣履絕不沾濡。毛子曰。此養木天也。兄勿以爲水。自瀑布中奔出。見毛子身如蝌蚪。從之者不覺其身之滯也。則兩人俱在室東北隅。視前畫幅。乃一素紙耳。毛子問曰。術何如。蠭生點首而不能語。鄒郁請曰。甘總帥之望長史也。則亦渴矣。願速赴之。蠭生與毛子作別曰。僕晤甘君。當以弟薦。誠以禮辟致。弟勿有遐心。四海幸甚。毛子曰。二十年留心濟變之事。幾與妖妄。

同稱。卽有薪傳。未敢珍爲鴻寶。尙嫌幅短。無能想徹華胥。惟此身可報知己。所志不求顯名。長爲散人。略異徵士。抒其所見。晦若無聞。則于桑于甘。皆可跡相依。而道相許。若兄之好爵是糜。于我何有矣。蠡生曰。僕亦非仕進者。功成之日。從遊于畫圖中耳。遂拱手卽去之。至符離。蠡生喟然曰。嗟是戰場。昔檀道濟量沙唱籌之地。今天下一家。如萬里長城者安在。嘆畢野鶴亂噪。隱隱聞畫角聲。鄔郁曰。壽春較近矣。何軍聲不及吾黔營耶。蠡生曰。中原無勁兵。雖石中丞不能養壽春士氣。如甘君之步伐。豈易及也。入壽州。適甘君以是日始至。相見大喜。甘君先爲長史拜賀。方話別後事。問蠡生曰。周浮邱非長史師事者耶。曰。然。甘君蹙然曰。今乃在賊中。爲之區策。非長史不能往招之。將使樂王子獮兒偕行耳。蠡生許諾。遂述隴西公所致詞。且代徵都毛子乞與楚王謀以書致毛子。使之掛冠自來。但勿奏朝廷何如。甘君拜謝起。且曰。安得毛子而與之諮。隴西公所慮諸條。不難改觀也。吾與石中丞見後。

行還豫東大營。長史盡先去。蠲生與鄔郁詣穰兒云。甘君入石中丞幕。各拜起。見榻上一叟病而呻吟。中丞曰。叟也。入幕者三。其語多不可解。却之不去。且謂僕忘其弟子大恩。嗣後復逢掃地夫。則無漁人救死也。因臥病不肯藥。其古之顛者歟。甘君愕然曰。劉老師將援中丞。是滅火真人之師。夫掃地夫即婁萬赤。漁人即滅火真人。廣州城外三十里之事。區君嘗為鼎言之。斯病叟殆劉老師矣。就榻前呼之。叟起扶杖逕去。不復有言。

海雲漠漠樹鬢鬢。

歛見長虹下飲潭。

國事不宜咨鄭五。

農功惟冀課朱三。

笑聲曼玉泉居左。

夢影交柯郡在南。

聞道求賢新奉詔。

譚天大口一掀髯。

新野叟曝言卷十八終

新野叟曝言 卷十九

生心盜竟啖俗儒心

是衣冠之盜。柵下季亦尙有兒。爲鄉曲之儒。魯諸生不如無友。其愚也可笑。安知問俗以入門。而啖之何心。不憚爲犧之在廟。

石中丞謂甘君曰。僕歛士也。將用齊人兵。練吳人。餉資越人。幕客多燕人。可稱烏合矣。防豫數月。賊來掠者五。我出探者二。來則必受挫。出則必自疲。幸總帥此來。以粵海之成勞。惠于朋舊。感可勝言乎。甘君曰。鼎歸豫密。與楚王商權。惟有利于王師者。不以吳境分畛域也。劉老師化形以游。必有所濟。其蹤跡異凡猥者。至則敬而奉之。勿遽以白眼相觸。則軍中宜可以藉其智力也。作別自去。豫東境大營。卽古睢陽城。隨征者爲兩參謀。樂殷父子慶喜等四女。杜承瓏慕璋常越沙明。其瑪知古及矩兒夫婦留佐。解斯未偕至。蠲生已與獐兒郎郁入宛南。訪周浮邱。且偵賊情矣。甘君自進大梁謁楚王。乞屏

左右語。楚王曰。甘總帥大名。宮婢震耳。昔抱罕之捷。師傳中有撰紀事本末。入國史者。有嘆美爲歌。行寄友人者。殲青黑二苗。有奉命繪圖呈上者。我寓目。皆及之。今五斗賊充斥藩境。王師有征無戰。將何策以靖亂乎。甘君對曰。鼎實不能知賊中之事。與官兵不卒平賊之由。有賢者都元。隱于風塵吏。今日之士元也。乞王以書聘之。得此賢。克賊易反掌耳。楚王拱手曰。薦人以戮亂。古大臣之風。我自作書。以何人爲介。甘君曰。鼎宜自行。否則慕士明化。醉當斯任者也。楚王送甘君出。自作書云。

楚王成白。惟毛子先生足下。昔者欒巴爲守。披髮而救弟子。許遜作令。出身以斬蛟龍。誠以有道之士。不忍兄弟之顛連。達權之吏。不欲斯民之陷溺。彼其功成。非以一已。今天下絳犢方報曉籌。黃巾忽思夜起。謝安石之不出。如蒼生何。鄧仲華之少年。先諸將耳。伏冀息其折腰之苦。拯斯滅頂之凶。界以斗大之印。不足爲公榮。出其焚餘之書。無不爲世用。翩然之來。

海內咸慶。

是日甘君捧書授明化醇。乘傳至虞山。二十日都毛子至。與甘君見。懽若平生。甘君欲引之謁楚王。毛子曰。元不才。曾識海內定亂之人。請自約之。偕來。五斗賊計日可殲滅矣。且無與大藩晤。于是命一童自隨。落落逕去。甘君殊不能留之。鄔郁忽歸報曰。桑長史微服行宛南。爲賊之別部所畧。解斗首老寨。在博望故城。小冠軍使奮勇自往劫之。恐無成功也。請總帥發兵往攻。或可挫賊鋒而振國威耳。甘君自以游騎百人偕樂般往。適獷兒還謁。甘君曰。以爾神能。何爲遽退。獷兒曰。賊萬人。世治一人。固萬無門理矣。不得已。化霹靂擊之。賊中有人遭擊而不死。反以水沃吾神。相安得不遁歸乎。樂般曰。夫震雷體木而用火。中滿之坎。水誠得而陷之。兒若潛入桑長史受錮所。挾之而歸。猶司馬正參故事。誠易易也。奈何以渺小一身鑿萬賊乎。獷兒曰。劉老師嘗言中原有事。無輕用術。兒故慎之。如阿爹言。又何難之有。乃告于甘君。

隱形入賊寨。見賊已釋蠮生之縛。送其師周浮邱處。蠮生忿詞曰。甘總師言吾師出入賊中。如崔浩之以子房自命。弟子聞言不信。亦恐初終易操。忽爾岐趨。故捨身一行。正欲別白浮言釋。然于志。今果然矣。尙何疑哉。因泣下。浮邱曰。我生平忠孝自矢。焉有挾策以干叛徒者。由奔走洛蜀之間。中途被俘。如吾弟今日。不能自裁。已辱聖賢之門戶。若因而助薪于邪焰。引錘于橫流。四海之豪。皆得以熱血一腔。罵吾至死。何顏對問難人哉。蓋彼中僞斗師。嘗欲屈我。我不受。乃聲言我爲斗首獻謀。污穢之語。有自來矣。以弟置此。安知非兩齋之計乎。亦相與哽噎。蠮生曰。師如不易貞心。天道不盡悠悠。或有大力者負之趨矣。吾師弟安得長沒于此間。有頃一短而髯者。搖大扇如箕。行跛視眇。率數十人入。坐中庭。或呼曰。斗師。魁先生來召浮邱。蠮生語爲兩人置隅座。兩人大叱。攜手同坐地。魁先生問曰。周君西江名士。新來之友。閩音也。亦曾相識耶。蠮生曰。此吾星學之師。非邪師也。魁先生笑曰。若等自謂不

邪。何至就食于邪主人門下。兩人嘗曰。不甘餓死者。尙欲見高天。就化日也。今如負塗之豕。逢載鬼之車。無惑乎乞人相視耳。自茲以後。不食黠粟。同采夷薇。返饑魂於故鄉。埋義骨於叛土。夫何憾焉。魁先生怒命曳去之。兩人攜手起。共置一室。自掩其關。殆將絕粒矣。及夜。獠兒就蠟生枕畔微吟一絕云。長史行不歸。我勞如何矣。願爲昭關生。莫作首陽死。

聲細如蚊。惟靜者自覺。蠟生知爲獠兒狡獪也。欠伸微嘆。亦就鼾聲中和之。愛亦莫能助。如君與我矣。無徒效蚊雷。吟喝令心死。

獠兒小語曰。不敢吟喝也。將援長史歸。盍速附吾翼。蠟生亦低語曰。不可生其弟而舍其師。獠兒曰。吾能生兩翼。不能生四翼也。先其弟而後其師可乎。蠟生亦以斯言告浮邱。悄焉開戶。出院宇。獠兒化形爲小鳳。令蠟生附其背。鼓翼去。不逾刻。抵甘君駐兵地。蠟生見樂般謝曰。自非王子引翼。蝟雖死。鴻毛之不若矣。甘君問周浮邱果在賊中乎。獠兒陳其師弟前後皆爲賊虜。傳

聞浮邱之說。乃僞斗師魁先生所爲。世治隱形而知其師弟相告矣。般曰。何不卽往援浮邱來。使之向隅也。獷兒曰。兒獨負長史歸。浮邱已別遣夜游神負之行。爾時須至也。帳外卒以浮邱入。與甘君樂般父子稱謝畢。甘君詢以五斗賊中情形。先生固洞見之矣。所以策之若何。浮邱曰。斗首卽倡亂之人。斗師爲匿非之黨。然首不一首。師有衆師。其滋生殆數十年。其流毒將數千里。要不足慮也。某嘗觀天象。妖星低而有芒。爲前代所希傳。又察童謠。累月變而無定。亦近今之至幻。而蒼生之遭劫已深。真宰之垂憐伊始。惟聖主以德禳災。羣臣以忠定難。氣將自掃。蠶不終留。總無可恃之天功。有能通之世運而已。蠅生曰。徹土作稼之文。使君盍觀之。甘君曰。來豫之日。鼎嘗展讀矣。寧可解乎。背其詞云。

半百個破斛星煌于汝南墜洛北平水治禾刀火鳥死木生喜獲通寶毛

氏四千懸首二六

浮邱曰。起六字。卽今五斗賊矣。獷兒曰。平水殆劉老師。禾刀殆喇妖也。老師非援石中丞。來敵喇妖耳。其餘微旨。亦甚了然。但不宜預泄。樂毅曰。吾測喜獲通寶四字。知阿修羅少主。必有所自効矣。甘君曰。然。率游騎百人。還睢云大營。杜承瓊迎出曰。頃者壽州有告急文至。請速閱飭戎備。甘君立展之。陽制置淮南路駐壽春節鉞事石珪。爲告急請援。二十四羽飛檄。達某日夜戌正刻。五斗賊師黎亞瑜。領斗徒萬人圍壽州。東西兩營將真速祿。賈威武。騎角之兵俱潰。賊中造呂公車十二。驅礮火上城。所灼爲燼。江南兵赴調至者。十不及五。浙東餉經月不來。且暮有析骸之變。恐雄城不可保。而南界將被兵也。水火號呼。髮膚存注。危絕望絕。須至火急軍務者。

閱竟。甘君色駭。司馬正參出問曰。使君數當大敵。恬靜自如。茲持檄而有驚意。何也。甘君曰。壽州本缺精銳兵。其真賈二將。皆青齊之懦夫。非能戰陣者。石中丞文士。今五斗賊倉卒攻城。將士已望風奔潰。能無憂乎。蠟生曰。黎斗

師能用呂公車古法。的是勁賊。獍兒笑曰。黎亞瑜無疑是喇啞喩矣。但嚮老師何在。而使之披猖。以盛壽春耶。明副叅曰。吾所請都毛子。將約其客俱來。協贊兵事。今消息尙杳。明知不足恃矣。黔營借來之士。不過五百人。留駐于是。而分兵往援。亦止半旅耳。焉能禦之。浮邱曰。且分兵去脚枚。以亥子交。我得時。繞道由東北路。我得地。至賊營。乘兩鬣進兵。我得天也。化醇曰。亥子時陰陽交際。於年月日主凶。而君以爲得之者何歟。浮邱曰。凶於家國者。不凶於軍旅。古者鑿凶門而出。正以凶爲吉。且犯難不返。顧之義也。甘君曰。賊在吾東北。更繞出其後。程固倍之。且沮洳數十里。何由得渡。浮邱曰。賊之來犯。造舟而渡久矣。無重兵守棄舟。掩至水間。以其楫濟。無一賊覺。此其所以計疎也。且倍行一程。賊勢轉懈。圍城孔亟。知有救兵至。則氣壯猶能固守耳。季孫曰。以時令言之。數日內不易有兩鬣。君何所見乎。浮邱曰。設屆其日。遂無兩鬣。王師必不濟矣。此誠天道。而某何敢妄言以取戾焉。嚮生曰。吾師占天

之事較精審於談兵。願諸公勿疑也。甘君竟依浮邱之說。至巨浸。有數十小舟。剛渡得二百餘兵士。甘君始嘆浮邱料敵之神矣。既渡。望攻城賊。如蜂之爭蜜。螳之附腥。其幟各畫一大斗形。初非七星也。斗分五色。繡一聯云。

青色斗 酒多益壽蒼龍挹。沙滿成兵青帝量。

黃色斗 中央酌以大。四角量其同。

赤色斗 火德始能盛遠耀。離宮常自抱中虛。

白色斗 要知天上秋迴柄。不用人間日費金。

黑色斗 統神工以維亥子。收積氣而葆貞元。

慕煒謂小冠軍使盍以彈擊賊幟。吾亦射焉。穉兒飛彈著黃斗下。一賊幟旋倒。煒發一矢著旗竿。甘君笑曰。是謂射旗先射竿者耶。戒兵士勿輕進。慕煒恚。請率黔營敢死士十人衝賊寨。敗則願死。甘君聽之。賊方施呂公車攻城。不虞數騎之入。黔兵以一當百。以十當千。如引泉于怒流之壑。投火于積葦。

之林。突如其來。莫之能禦。黎斗師大駭。令無攻城。各倚斗門自守。慕煒等入寨中。不見一賊。大呼速去之。無爲邪師算。赤霧捲起。衝突不得出。雷電大作。燁與十人俱欲無生矣。頃之雨雹如撒豆。甘君聞林中飛竄聲。點頭曰。是得天之候也。獷兒告曰。彼特喇妖幻術耳。世治請破之。噓氣爲黃風。吹雹無影。二百餘騎兵隨甘君奮勇入。甘君左右射。明越繼之。賊向未見敵。轟然而潰。慕煒等十人乘勢鬥出。賊死者幾二千人。黎斗師仗劍大叱曰。甘鼎自投銅斗中。寧可復活。樂世治雖能助虐。速之亡也。果一銅斗下。將冒及甘君頭頂。獷兒騰身上掣銅斗在手。揉之變爲銅尺。飛擊黎斗師。仍爲黎掣去。獷兒詈曰。假天女好爲賊用。殊非人心。不聞智鑿一具仙骨。已揚塵于東海耶。弟子既爲先導。其師豈宜後期。請不負上昇之約耳。黎斗師大怒。捧一栲栳底圓而蓋方者。就中握黑粟盈把。化爲鐵彈。有光黝然。擲獷兒。卽仰面仆地。急欲變化去。如束縛然。甘君自以二百餘人退守故睢陽大營。黎斗師喝斗下力。

士縛獮兒進寨。一病叟扶杖前曰。斗師雖縛此子。不能損其毫末。若釋還漢營。以結其師李長脚。真良策也。設爲人劫去。卽有膽如斗。恐無顏爲師矣。黎視其叟固劉淵也。乃笑而言曰。無論吾不欲結李長脚。卽李長脚之師劉元海至。吾亦縛而笞之。叟大笑以杖擊獮兒頭。喝曰。

亨利吉利。賓戲儒戲。小牛破鼻。小鷓折翅。爾師之師不爾棄。杖擊毒龍治世治。

喝畢。一虵從獮兒腦飛而去。獮兒遁歸。黎卽嗔曰。元海無禮。視我爲何如師耶。投榜槎于地。叟復以杖擊之。榜槎忽裂開。裏杖飛去。杳無蹤。叟臥地不復動。有雲下垂。爲青赤黃三色。隱隱聞地中金鼓聲。黎自解其腰間繚束。叟手足曳之。重千鈞。殆不能舉。才撒手間。天際下兩剪刀。分截黎之左右兩手。黎大叫。亦墜地。叟又以其繚縛無手人。黎之左右兩手。各持一剪刀。斷其繚。黎從地躍起。騰入雲中。而兩手飛至。自續肩下。叟呼諸弟子。尋取吾杖。有兩獨

是人昇杖至。叟化杖爲虵。騎而入杳冥矣。黎還戒諸斗賊曰。遁去之病。叟來護漢營。于我兵大不便。汝等無妄思攻戰也。宜掣五色幟。偃之。衆應命。時壽州城中初見黎斗師軍中自亂。知甘君來援。擊賊獲勝。開城出兵應之。一無鼻人腰懸火藥一壺。臂鳥機。乘劣駒。賈勇率數十壯士出。卽石中丞隨幕立功之廣州丞柳皆木也。賊方掣幟時。爲皆木鳥機所中。賊旣斃。皆木得白色斗幟。一面作叅軍。躡鼻聲大呼曰。斗幟柳掣勞記。豪傑壯士皆笑而鼓勇。奪五色斗幟無數。賊守黎戒任其蹂躪而還。石中丞大悅。以箋達楚王云。

玉于國家。或比之玉石。竊以爲卦之說。石主平良字之原。玉生于王。良不自主。而王實能生。待命則已。皇然感恩而尤惕若。固將矢石勦之。愚衷冀玉成之至道者矣。頃者壽州有半夜之警。斗賊驅萬人而來。不窺不令。將恐將懼。賊渠黎亞瑜不知何名。能合其衆。龍虎韜隨其毒手。方圓陣無有成心。其行也。如風師雨師。爲之設旗而置鼓。其止也。若青女素女。爲之囊

矢而戢戈。其謀也。振天樞。拗地紐。不足爲其詐。其鬥也。繫水母。鞭山神。不足爲其狂。其勝而不驕。敗而不懼也。又若賁獲。非健兒。白韓。非賢帥。而自師其私。以遂爲盜者。藉非以王之明。乞援甘鼎。恐無石不破。有玉並焚。此城危其形。我士憚其色。而壽者庸不至。天亡乎。春兮。保不爲秋殺乎。茲雖小捷。殆有全能。懦不勝誅。奮堪自贖。奪彼旱船有二。如楚之獲吳艤也。獻其妖旆若干。如漢之拔趙幟也。粵丞柳皆木。以文臣身先諸卒。實嘉乃勳。部將真速祿賈威武。初遇賊自潰其師。當討其罪。年月日石珏箋上。

楚王方盼甘君捷音。而石中丞箋至。乃大喜。速逮真賈之潰師者。注柳皆木。功。頒上方四器賞。馳奏朝廷。益兵助甘鼎。適宮小使引甘君入謁。王迎入執手慰勞。甘君曰。賊自亂耳。鼎何能爲。前所聘賢者。都毛子自以其友四人來。王試聞毛子之論也。方召四人。鼎姑退。王送之宮門。迎見毛子。甘君揖而退。王延毛子入別殿。行師事禮。毛子答拜就坐。王問曰。賊百倍于我師。其中頭

日不可悉數。何以今日殲一魁而後日如此魁者。二三人出耶。今月獲一有名之魁。而後月無名之魁。二三人出。轉不能獲耶。毛子答曰。天官家言斗有二。北斗酌量元氣。南斗進退人才。陣天市中者斗斛也。賊祖張鯁山人爲季漢張魯之裔。融五斗爲三斗。號則如因。實則自創。法北斗以酌量元氣者爲斗主人。法南斗以進退人才者爲斗師傅。法中斗以陳天市斗斛者爲斗粒民。僞主人有六。飾其貌者五倍。爲三十六元氣宰。僞師傅十八人。飾其貌者亦五倍。爲一百八進退丞。僞粒民盈萬及千者。隨師傅。盈百及十者。隨主人。法不記兵冊。死者厚恤其家。故有增無減。其善戰者。多雜于粒民中。令人不可測。宜一魁而二三其形。有名魁不若無名之人矣。王問曰。賊中不見儲胥。而轉徙不飢。且于村落間施貧民食。何歟。毛子答曰。民間傳賊爲張道陵。後茅屋中瓣香奉之。一旦猝至。跌足獻酒食。過于其父。兄乘勢掠富室。充餽。敬彼有餘食。以給貧民。俾感其施惠而忘其逆天也。王問曰。賊中本無兵械。官

軍出禦。其鋒鏑殊不能勝。豈幻術耶。毛子答曰。非幻也。鄖陽山中。昔春秋鄭子之國。中通雍梁。達荆豫。嘯聚之衆。無代無之。賊之涵濡于是者。垂四十年。其間多中原亡命莠民之區。雖日造五兵。神祇不能禁。自有土官以及封圻大吏。烏得知之而驅戮之哉。賊械誠利。官軍何足當也。王問曰。先生何以策吾兵。毛子答曰。主兵乏策。但收鄉兵。一則利夫給餉。及官兵之半也。一則因其平日有殺賊之志也。不知其人行藏迥異乎兵。早晚皆可爲賊。我中虛實。易爲賊知。漏泄半。由此輩。幸而賊當敗。人人可以見功。鄉兵固亦勇也。不幸而賊反相薄。人人束手無策。鄉兵必先退避焉。乃悟殺賊爲其虛號。而半餉不足以結其心也。請令秦蜀吳宋諸節鎮。各募精兵萬人。精帑維倍。其家特多存恤之典。防守疆索。勿出援。其數遭賊擾之地。設破斗兵縱橫九營。各募精兵一千。兵得自置餘丁二名。亦給正餉。功過同之。進左退右。出沒不時。勿株守。夫然兵有勞逸之異用。動靜之殊方。而後定力能貞。邪氣易掃也。王嘆

曰。嗟乎。此破斗九營之兵將安在哉。果其有之。不致今日之憂矣。毛子曰。此種兵將。固自難用。用之存乎其人。請赦天下門很之犯。與夫鹽徒。礦徒。鑄錢盜贖之人。及井邑大猾。山澤野豪。以膽力罹于法網者。責以湔洗自贖。富貴可圖。必收奇効。然斯事也。激勸爲功。非都元不能任。王大奇其語。許奏行之。復問曰。軍中轉餉維艱。前者大有戒心。朝議苦無善策。奈何。毛子答曰。是非用會子不能多且速也。王問會子若何。毛子曰。卽古時刀貝遺規。後乃變鈔法。今天下皆買場也。大賈在秦晉。其流暨東南海隅。中州固無論矣。苟用斯策。元所偕客卜。又長卽其人也。彼擁貲過千萬。居王屋山下村墅中。長官無通刺者。其自刻高麗紙會子。西南夷中亦行之。且先令助餉。泉源旣通。後給還之。彼固忻然也。王嘆息曰。尙有卜君。天下何難致太平哉。因問四人所能。毛子答曰。卜又長能用財。可使輸兵食。師伏虎能用力。可使教神勇。馮軾能用智。可使布網羅。皇甫仲弓能用仁。可使行招撫。功成卽退。俱不欲官。都元

亦其志也。王召四人入宮。馮軾齒最尊。百十三歲。卜又長七十矣。師伏虎三十。皇甫仲弓初冠耳。問其里居。又長固已知之。三人皆笑啓曰。大梁人。王圻內庶民也。王將屬以毛子所陳四事。館四人于府中。毛子留議三日。辭還甘營。則一叟據臯比坐。甘君及蠡生諸人皆侍左右。毛子揖畢。叟命就旁坐。笑言曰。都生天下士。何見之晚耶。毛子曰。大王竟出人間。不屑向天人間覓一小法輪。恐陰陽無所界晝矣。如腐儒之疑信何。叟曰。僕不欲令人信。君不可令人疑。信僕者卒也。疑君則又卒矣。毛子曰。然則大王將疑元也。叟曰。然。卽向毛子面彈指者三。甘君大駭。視毛子。一長柄麈尾耳。中作毛子笑聲。曰。諸君見劉老師何往。蠡生輩審視臯比人。則已無有。但聞叟與毛子吃吃笑不止。其麈尾自移于臯比上。作人言曰。諸君何不師事毛子。獷兒迎進言曰。事以劉老師之禮。則世治請前。起手閃一掣電。麈尾倏不見。聞叟譏毛子曰。都生不直。吾小徒一電。撫辰綱。安在乎。獷兒忽倒地化爲匏瓜。內作獷兒語曰。

毛子乃欲刻畫胡盧生哉。一躍自飛出。樂般哭曰。何物都毛子攝吾兒去。終身作無口匏。得無飢欲死。化醇大笑。謂樂弟何戚戚也。呼鼈兒出。語以迷惑狀。鼈兒曰。神仙能變化。有情無情。真妃師嘗以教我。固學焉而未成也。剛和尙藏神盒。亦能隱身以觀變化。真形。惜亦繳吾師矣。甘君曰。吾固知非修羅少主不能了此幻影。請慶喜出。告以故。喜出白羅巾于腰際。擲地喝曰。

一切虛無相。化爲等等狀。或蒙口耳鼻。不覺眼花放。無物乃無塵。生塵莫生障。一莖存萬虺。喪山河兩戒在羅巾。請視天宮白人樣。

此巾覆地逾刻。有蠕蠕動者。則劉老師都毛子獠兒俱臥巾下。欠伸而起。喜向三人致惶恐意。攬巾去之。劉老師曰。菩薩之巾。可以籠罩太乙。况吾輩後天希聖者哉。獠兒曰。阿母無此設施。都先生必以老拳挫我。亦將受劉老師大杖矣。毛子曰。大王縱率其門徒。以至要不能勝元无妄之宗。元不忍忘夫遊戲。而棄白求。乃爲王子所狎。梅耳。周浮邱小語。蠟生曰。吾見昴宿久離。

其宮。此間遊戲人得母是歟。劉老師仰天而點頭。矩兒亦告甘君曰。兒嘗識先生似前生入直通明廬之日也。今兩不復欺曲矣。毛子逕前執矩兒手曰。翁媪俱無恙耶。且同了今因。不暇容嗟往事。于是慕客益重毛子。劉老師亦引爲忘年交。司馬季孫議曰。我兵過少。禦賊不能出。逐賊不能入。何以克濟乎。周浮邱曰。以其數審之。當有益兵之事。卽郁以粵裨將曹鎮渠灌兒進謁。賈解斯賀蘭二侯書。甘君展之。謂矩兒曰。汝夫婦又將行矣。書云。

貴等至黔營。小武屢列妖陣挑戰。謹守麾下無輕勦撫之說。靜以鎮之。朝廷以總帥新營兵不及千人。依楚藩請。調粵兵之援黔者三千人赴睢陽。聽用。並舊隸之曹鎮渠灌兒供帳前臂指。祈檢點收之。此間黃苗耆定之功。杳無時日。亦不係三千粵卒有無也。惟聞員小夫人出身黃苗中。又術爲小武所懼。鄙真妃力薦之。願員小軍使夫婦偕來助戰。則勝于三千人。多矣。豫事汹汹。人言大訛。早建元功。以紓睿念。幸甚。

甘君以書示諸公。毛子喜曰。就三千人中擇其尤者。請師伏虎教之。接應九營。可敵數萬人矣。且黔餉新爲蔡小武所劫。荆湖皆不及協濟。卜又長以百萬會子付我。轉與小軍使挈往。亦權宜之用也。劉老師曰。善乎。毛生有八面之因應。無方隅之滯留。酌之以其源也。量之以其器也。才豈在二代下乎。矩兒自受會子付璜兒夫婦拜辭甘君。赴黔營。由荆襄荒僻路。璜兒曰。此行也。去常服。易村裝。毋爲斗賊窺。致有劫門。矩兒然之。行數日。至襄鄖岐途。投小家宿。一老嫗持門戶。問其姓名。答曰。我嫠也。有兒成性。少不耕讀。好食異味。從斗師杓先生游。傳適口之術。字之曰生心弟子。我聽其所爲。不恃孝養久矣。汝夫婦日暮安之。就我半椽舍淹一夕。幸勿令生心盜知之。矩兒曰。阿姥能容假榻者。吾夫婦不敢忘戒也。其嫗自食畢。初更聞剝啄聲。嫗自啓戶。延數人入。覓寢所。作鼯聲。矩兒潛出舍後。隱短樞間。窺室內。見兩文士一紫氍服。一黑氍服。各攜一行囊。若授徒研席間物。一下坐者深目猴喙。疑卽生心。

盜矣。聞紫氈服者曰：吾兩人皆鄖人。代業儒。將投斗師招搖先生。東道人可
能先容乎。生心曰：招搖先生近得心疾。好殺人。不如吾師拘先生。黑氈服者
曰：我家有藏秘書將獻斗主人。不識邀鑒納否。生心嗔然曰：公自謂秘書。斗
主人噴飯矣。試問三十六宮中何書不秘。而採三家村學究之書以爲秘哉。
夫獻書固不如獻冊矣。兩生問曰：何冊可獻。答曰：村莊富戶名冊得之呈送。
乃蒙上賞也。吾有家醞。客能飲乎。兩生辭曰：昨夜吾兩人夢皆惡不成眠。今
夕當索快意一覺。何心鬥酒耶。生心卽駢二指向一人喝曰：汝臥左。又向一
人喝曰：汝臥右。兩生自解衣臥兩處。袒腹露臍。目瞪上視而無語。生心自支
鐵鑊于前。下熾白炭。從腰間出利刃如雪剗兩生腹。取心肺捧而出。跳擲不
已。置鑊側。取芝麻醬一碗。雜辛料甘料諸味傾鑊中。提兩心肺下之。作燔炙
聲。腥達戶外。有頃出綠酒佐食。引銅箸盡嚼之。廻視兩軀尙翕然動。迺見大
怒。掣銅椎入擊。生心大叫。腦裂而絕。翻黑氈服者囊中祕書。乃河圖十遁。大

詔曰。此吾父爲外翁手錄者。安得入俗儒手。取錦囊藏之。潛入內告璜兒。將與遁跡矣。璜兒曰。不可殺其子。不忍欺其母。我呼告之。急喚老嫗醒。視其子死所。嫗從容欠伸起。出庭戶。見兩容無心。其子裂腦。鼓掌稱快曰。生心盜不能復生腦乎。向矩兒夫婦拜。逕出門去。天將明矣。烏知其所之。矩兒夫婦行山谷中。道路多荆棘。璜兒曰。若是其足爾也。何勿用阿婆行地錦。逸獲之功較多。矩兒曰。吾豈忘諸。直不敢貪母氏之成勞耳。汝以慧形人之愚乎。就地鋪錦。攜手登其上。一日行三程。迥出雲外。竟達黔營。見解斯賀蘭兩上公爲甘君致謝。木蘭迎出。謂弟妹何契闊也。賀蘭視璜兒光澤。瑩宇一空。言思頗動。顏色解。解斯急解詞。漳南郡公。未見廣寒宮中人。宜自慚而色戰矣。然麻姑神人。願無以背癢受鞭也。木蘭曰。驚鴻游龍。自才士形容之而已。于甄逸女何有焉。矩兒曰。姊太謔。視弟爲袁熙可乎。瑪知古以滅火真人書至。是寄鍼砭二師及知古密札也。解斯展開大驚書云。

昔馮盎碑下之物。以九首分二軀。降生交王妃腹中。六首者名尪具。二首者名尪形。交王死。尪具八歲。立十二年而殂。尪形立。婁萬赤復出山。化萬赤僧形爲美男子。自云年十八。以五年長當爲王者師。尪形與之語大悅。拜萬赤爲丞相。尙以王子第四姑號曰太駙丞。夫萬赤旣得志。必復吾仇。先剪吾之兄弟手足。若瑪及鍼。卽其人也。黃苗蔡小武新尪形乞神兵相援。暗指大駙丞也。萬赤早晚來。君三人先受其阨。歸真返本者。不其一宗。吾與劉老師遙相望而不能援。如何如何。飛鳥來訊。

是書乃南海丹雀啣至者。故末語云云。瑪知古曰。吾前夜展鏡。見小武苗蔡後創立十二神祠。號中虛宮。繫以子及亥名目。殆將供養婁萬赤矣。鍼砭二師曰。中虛則火中藏水。妖師近日揣摩至精。運用特幻。豈吾輩智力所能勝者。木蘭曰。我自與弟妹保護國家。貴公二師何不繫瑪師潛蹤。牻犴江深處。此水應坎象。先天孕中滿之火。可以立命。俟劉老師南還。則凶災當盡消釋。

也。斛斯曰：若事有反覆，僕願身先士卒，攻賊而死，亦無懼焉。賀蘭曰：閩國公天子腹心也，觀武人于聖躬，如手之有臂，足之有脛，脛與臂斷可續，治腹心不宜損虧。懸大弮弓，繫矢一壺，持丈二鏃槍，腰別藏八十筋銅鞭，二騎黃馬自出。張許兩都督諫曰：二公皆未可輕身出挫國威。某二人先不與金大都督死六畜陣中，繼不隨李節相死閩海，今而死亦晚矣。請爲二公先率滇粵兵萬人直蹴黃苗諸寨。斛斯自引賀蘭神策兵平島有功者千人出黃苗背。矩兒夫婦及木蘭擁護之。求旛張弓，弮居守。大師已出，蔡小武遣苗卒下戰書。旛與弓弮大罵逆苗，何狂悖乃爾！斬其人，以書繫頸，側懸戟門。瑪知古偕緘，二師去牂牁江邊，潛以鐵照見小武引十二火神列陣，懸一榜曰：六六冰炭之圖。賀蘭一騎衝進，發大羽箭射午位火神，應弦立斃。一金僕頭少年臺上，掣朱旗者怒曰：不懼死漢囚，敢傷太駙丞之弟子，知其爲婁萬赤也。知古暗擊鏡背，喃喃作咒聲。萬赤自臺上下墜，賀蘭引槍刺之，亦墜馬下。黃苗

兵圍之。賀蘭大呼步戰。出銅鞭擊殺一人。躍上其馬。衝出火陣。竟無能害之。

洛鐘自欲應銅山。何日長歌壯士還。

豈竟錫龜無一策。徒勞功狗有重環。

證來外道辟支果。填得新詞菩薩蠻。

自是墨兵餘殺劫。阿婆微破凍梨顏。

新野叟曝言卷十九終

新野叟曝言卷二十

少目醫終開盲鬼目

能窮二酉之心。或被天神鑿死。不識一丁之目。如將佛寶裝成。求醫于攻木之門。固知相悅以解。執鬼在餌金之舍。亦恐其傷實多。

萬赤所鍊六六冰炭之圖。以子爲炭。以午爲冰。午位火神死。則有冰之用。失炭之體。張許所領萬人鼓勇進擣。戮四火神。辰戌丑未。俱爲死土。萬赤遭知古鏡傷。挈朱旗行坎地遁。小武知萬赤神兵不利。自引瀛老沫老網山人。縑山人以引伸遁甲兵來攻。計二萬一千人。實則三千人也。圍張許數層。張謂許曰。爾我爲國統師。義不可辱。盍自決乎。許曰。昔吾與史都督爲噩青氣所俘。賴小軍使策救。今雖力戰。死晚矣。君可速去。張復呼曰。然則俱死耳。懷亮可獨生耶。忽矩兒飛入陣中。曰。斛斯賀蘭兩公頓兵深谷中。命吾援兩都督出。張許從之。奮死力鬥。出萬人折其大半。纔四千餘兵耳。張許見兩公大哭。

曰。王師畧盡。吾二人不得復生。請死上公前。則朝廷知不爲賊害也。大譽蔡小武衆僧之見。元緒之裔。生不能戮汝。死必報焉。掣佩劍各自剝。斛斯大驚。悼掘兩大樹根埋之。時神策兵尙六百餘人。合瀕粵兵剛半萬。一時深入黔。餉不至。斛斯亟以爲憂。矩兒進曰。谷北小逕接沅陵大市。三縣賈人所居。兵食可恃也。斛斯嘆曰。無白鏹安能易粟哉。矩兒曰。是又不難。出瓊兒所携會子以獻。斛斯曰。頃奉內廷諭。軍中可用會子。卽此物耶。然吾未敢信。矩兒入大市以會子糴米。賈人皆喜曰。此王屋山下卜家會子也。安得至此乎。珍重收之。自運粟至谷口。逕不及三十里。兵遂宿飽。其明日小武兵退去。斛斯命求張至。移營就食焉。是夕。賀蘭疾作。有老鴟四五。叫谷口聲甚厲。木蘭密語斛斯曰。漳南郡公。前夜元神已出舍。現形爲巨豹。鬼車隨之。恐不出三日。大星將隕矣。斛斯泣曰。若彼去。吾安得存。因廢食。惟日沃酒數十升。與求張矩兒披四靈圖以消愁。日待考終而已。至第三日。賀蘭力疾起。持弓矢上岡頭。

望賊營遙射警曰。觀不能平黃苗而淹死于是。此箭不如一蒿。箭有靈者爲觀著賊一人死。引滿發之。一苗目巡山貫頰而斃。黃苗大驚。視其箭知賀蘭未亡也。小武謂萬赤曰。吾自引兵馘斛斯貴賀蘭觀之首。太駙丞自擒牴犄江邊敲鏡之人。萬赤許諾。小武引輕兵劫漢營。適賀蘭氣絕。軍中買樺具甚小。幾不容偉軀。斛斯號泣殮之。黃苗掩至。斛斯亦臥病不能起。璜兒投一握絲化爲帳幄。置斛斯其中。如城郭堅不可犯。木蘭呼鱗甲士百人奮神力擊黃苗死者枕藉。矩兒飛一椎中小武頭頸。小武引元武小旗護之。得不死。其瀉老沫老網山人緬山人。仍畏璜兒法物遁去。小武之引伸遁甲兵始敗歸。然漢兵半萬。僅存者三千餘人耳。璜兒收幄視斛斯固奄然一息矣。後三日夜半。有鼓吹起于空中者。木蘭謂求張曰。酒星將復躔次。其從者方來。人世殆不可挽留也。斛斯聞言起坐。與求張訣。大笑呼三大斗吸盡而逝。鼓吹聲始寂然。軍士以無樁告。木蘭曰。斛斯公自有仙輿。非凡物能載。乃拔劍斫地。

咒曰。

仙蠶非眞。玉棺非假。驅策斯來。醮醢使者。

山石裂處。一玉棺自下起。如有物挽扶者。剛置斛斯及其冠履不失尺寸。求張曰。有棺無蓋。奈何。矩兒曰。頂上有白雲下垂。卽棺蓋也。果一玉蓋合棺上。旁更無縫。求張命軍人舁歸沅陵。木蘭曰。人間無埋玉棺地。天帝自憐之。遣六丁來取。軍中不必多此一事也。及夜。復聞鼓吹聲。天明失玉棺所在。其賀蘭之樁亦無蹤。木蘭曰。賀蘭亦天神。以其時尸解去。豈受世人葬送耶。璜兒曰。瑪師等二人隱牒柯江中。想婁萬赤必不忘情矣。蓋覘之。木蘭曰。要不免爲累耳。我豈恇然乎。于是求張自以三千餘人守谷中。待朝廷將帥。木蘭及矩兒夫婦至牒柯江邊。不見一人。惟破道院中縛一人于竿上。下有二鶴俱毛羽脫落。病且不振者。木蘭謂矩兒曰。被縛者瑪師也。病鶴則鍼砭二師也。然萬赤之術神矣。我何能爲。璜兒曰。解縛者問之。稍得其故。亦可耳。木蘭投

竹枝至竿上。化神蟒解縛。其人墜下。視之固知古也。但目瞬而無言。瓚見出玉鍼刺其腦。哽噎而後言曰。知古死久矣。不謂復得相見。三人訊所由。答曰。我敲鏡後。萬赤墜地。已謂功可驟成。鍼砭二師。謂萬赤必不死。當復來報。授辟水法。偕匿江底避之。凡一晝夜。忽爲巨網所曳。殆取冰織絲爲之。二師化鶴飛去。吾無計得脫。爲萬赤所擒。轉敲吾鏡。墜所化二鶴。又變汗池爲道院。懸吾于竿。擲病鶴于竿下。遣惡神守之。恐偵察將至矣。語畢。兩怪鳥如電瞥下院中。引吭長鳴。一火雲飛至。中一人卽萬赤也。敲知古鏡背。木蘭三人俱坐地下。萬赤持劍下切。木蘭陡出盒中。靈雀放之。啄其左目。萬赤倒地。瓚兒出白絲神縲縛之。矩兒奪還知古鏡。木蘭發霹靂擊之。萬赤化爲凝冰。如重磴凍合。兩怪鳥被擊死。皆鳥首而人身。知古取鏡向兩病鶴微幌。鶴爲二師言曰。莫幌。復我相者待我師來。斯時則人化于物也。矩兒自以椎劇冰。則鑿空而身陷冰內。鶴爲二師言曰。此小軍使應有之厄。員小夫人守之。酈真妃

可往壽州求救於老師矣。木蘭以靈雀盒授璣兒。以此防賊。雖冰炭相濟爲虐。妹勿憂也。璣兒自與知古守陷冰之炬兒及二師所化之病鶴。木蘭騎竹枝過洞庭湖。小憩陽岳樓下。時已曠黑。有人襲其裳。小語曰。鄺仲離盍拯我。木蘭就視不見。問曰。汝何人。答曰。吾故解魚也。記在顯教島中。曾荷提攜之力。今游魂將返龍陽。而鬼目爲塵沙所昧。已卽于盲。乞爲覓少目人醫之。目愈而後。幽明兩途。各利攸往也。否則以盲鬼累君矣。木蘭曰。今與汝約以明日。遍訪岳州城中。不得少目人。則携汝北行也。魚應曰。諾。明早木蘭變爲鄉民。呼魚魂入袖內。携進城中。物色之日將夕。無所得。忽岳侯祠前行者泉流立者山峙。傳觀異相。入視之。則三目童子也。木蘭嘆曰。少目者難得。多日者易逢。大是怪事。出人叢中。轉十字衢。破垣上榜謠詞曰。

省得天醫治魚目。

頭顱如豆量大斛。

師皇馮卜定中原。

九首無家金狗哭。

木蘭早已神悟。見道旁人家蘆簾書數字。曰省老翁。崑理陽內陰症。卽啓簾入。此老翁方臥而呻吟。問其小徒曰。客以魚來乎。對曰。然。木蘭叩以陰症何方可治。老翁曰。非夜深不能爲役。魚魂在袖中。低語曰。醫吾目者卽此少目人矣。過二鼓。老翁命秉燭坐起。木蘭視之。翁僅一目耳。請陰症人出。木蘭展袖。解魚現其形爲小盲子。老翁曰。魚兒死王事。數不當溺鬼中。須以神目補也。向空呌喝。得神礮二枚。塞腔子裏。漱液噴之。魚魂豁然。眸有光炯若。謝木蘭及老翁去。卽沒其形。木蘭曰。請以何物相勞。老翁曰。吾奉帝命者。義不取酬。敢告真妃。鬼目化爲神目。賊心誅乎。道心此治。亂關頭也。天下將太平矣。言畢。復擁被臥。天明室中虛無人。知爲天醫托跡矣。木蘭急叱雪馭還睢陽大營。告甘君以王師失利。衛斯生天。無不悲悼。都毛子以楚王令取豫州有罪者三百名爲兵。合餘丁共九百之數。九營各置百人。拔其上勇有謀者六名爲將。不足三名。以慕漳常越沙明隸之。師伏虎教必勝兵三百人。自率之。

前後接應。皇甫仲弓潛往洛北。招徠難民。行排解之計。先是榮陽紀信祠香火無間。四時神籤靈異。至是仲弓易其籤詞。吉凶皆著。惠恤從逆之意。得吉者許赴司州。持籤詞領官會子銀若干。另授機密。得凶者殺賊轉吉。拒賊免禍。旬日之內。司州赴領會子者。卜又長皆給之。各予錦囊。皆擢散斗賊諸策。若是將及萬人。殺賊以首級報者。亦依上賞。若是亦數百人。馮軾逕投汝南第一斗主人。名大乘元氣宰。自稱百十三歲老人車式。從中條山來。應斗數。大乘延就上坐。問以斗運何如。答曰。是斗也。取無禁。用不竭。古云天下一石。君得其八。非今日事乎。大乘再拜問曰。吾進退丞惑于異說。有攜貳去者。奈何。軾曰。捕而誅之。使知所儆。惕。大乘又問曰。吾元氣宰三十五人。星羅密布。不受約束。又不相救援。奈何。軾曰。合而聚之。不使離主寨。又問斗粒民進退無紀。惟掠村落富家。奈何。軾曰。設立兵制。亂者殺無赦。就糧于城中。不許野掠。此規模至要者。可不講歟。大乘甚悅。拜軾爲大進退丞。軾命屏左右言曰。

外間傳聞魁杓招搖三先生皆有異志。然乎。大秉曰。彼三人者。嘗告吾無與外人語。吾不能從之。要未見其志有異也。軾曰。幸主人聽我外人言。得悉其奸狀矣。出一書于袖中。乃魁先生所上楚王者。大秉驚絕。詞曰。

新野民人單庶等敬謹恐懼自首陳情。惟王昭察焉。民故諸生也。以事被褫。就餽外邑。中途爲五斗賊所俘。授以僞職名進浪丞。予以僞號名魁先生。夫奉賢聖之教。生明良之時。舍所學以涉他途。靈臺已壞。竭吾才而修殄行。法網焉逃。竊見神籤示戒。已知妖幟占凶。謹偕同志民僞杓先生伯東。僞招搖先生仲若。虛並所部。齋從鄉人。昕夕伺隙。後先投誠。生則免遭鉄鉞之刑。死而不棄祖宗之墓。

大秉手足俱戰。問軾曰。先生何處得來。答曰。吾中途遇魁先生獻書之人。同止宿三日。以計餌其書。旋以假者易之也。大秉再拜謝。復慮曰。彼三人皆得張鱗老師真傳。吾召之來。亦無如之何也。又奈何。軾曰。俾之專攻甘鼎營。不

與接應。如不勝者。毋得相見。則彼必敗亡矣。大秉盡依其言。令斗粒民據城郭就食。各置隊伍。長達令者。誅斬。將及百人。斗粒民散者。十之二。其進退。丞有不聽調者。縛至。亦斬十餘人。各率所部。就撫皇甫仲弓者。又數十人矣。斗粒民散者。將及半。又召元氣。宰不敢至者。二十人。其十五人咸聚老寨。奉賦若師保。檄三先生進帳。見軾頗不爲禮。賦以目視大秉。各匿笑而不言。大秉曰。甘鼎列九營。以援四面。寔爲斗師之梗。非三君不能破之。魁先生曰。鼎兵方盛。輔之以鬼仙劉滯。吾輩救死且不暇。敢言勝乎。大秉變色曰。不破甘鼎。則降楚王。惟三君所欲耳。三先生曰。主人何言之輕也。必欲驅我三人于死地耶。十五人咸勸。駕曰。大功之成。須用激厲。夫子可勿勗諸。于是魁先生三人各引百人。攻甘君後三營。慕煒見斗幟。引兵出鬥。魁先生佯敗走。煒追之。忽已不見。煒知有異。下馬倚戟。左右射。突出兩將。接矢反射。煒並中其肩。煒大叫。拔劍自殺。杜承籟在軍中聞變。號慟。魁先生率斗粒民數十人。揮刃逕

進豫州。罪囚兵力戰盡。斬之。承瓊挺身犯難。魁先生以神索曳之行。遇必勝兵奪之去。杓先生戰常越。亦詐敗走。常越不追。招搖先生左臂爲沙明所刺。兩人所引百人。多被俘斬。餘者皆散走。獨魁先生賸數人耳。嘆息謂兩人曰。吾三丞死期促矣。天地雖大。將何所容。一漢將匹馬來刺。魁先生出一大錢擊之。倒地。杓先生斫之。卽隕。郁也。師伏虎至。亦爲錢所擲。坐地不起。杓先生劍下其頭。頸錚然作鐵聲。劍撇去。杓先生手如僵木。招搖先生投一爛狗皮。聞者嘔噦。伏虎爲皮所蒙。竟委頓矣。六營大將來救。猝遭錢擊。無不狼狽去。木蘭引女將至。爛狗皮復投。木蘭呼鱗甲士裂之。魁先生連擲四錢。木蘭亦坐地。慶喜曰。何錢之累人若是。取白羅巾裹之。錢自入內。魁先生呼曰。速歸侍張鱗老師。言訖。二人俱不見。甘君乞木蘭脫師伏虎狗皮。須臾亦裂。伏虎曰。惡物逼人。消去數千觔氣力。木蘭曰。此妖人所鍊地骨皮。能破仙訣。況後天精氣乎。慶喜視其所獲錢五色。金氣皆備。木蘭曰。斯錢若非少主之帕。恐

帳中道術人皆爲所束縛矣。甘君問之。答曰。昔軒轅道成丹鼎。結爲此錢。不待漢徹紀年。始具形質也。放則滿屋。歛爲一文。重無以加。仙佛亦爲之折服。甘君曰。吾乃知喜獲通寶之文。于茲始驗也。還帳中。承瓊以慕煒自殺告。常越亦報鄔郁死事狀。甘君泣曰。慕煒一人。誅青苗。睽矚未封侯。遽死。鄔郁自偵探黑魚頭老魯以來。深得其力。今爲妖師所害。不亦悲哉。劉老師笑以手指向外。擴兒牽魁先生三人自外入。告甘君曰。世治知三賊將遁也。化爲張鱗山人之形。憇道旁。援之。于其四體投地也。則繫之而曰。甘君大喜。設慕煒鄔郁之位。瀝三先生心血祭之。始懸其首。大秉聞報。謂軾曰。今始去其疾矣。軾進謀曰。向聞斗師黎亞瑜神力。不亞張艦老師。何不促攻壽春。以誘甘鼎之師出援。吾全軍俱躡其後。圍大梁。以攻楚王。河南地可奄有也。大秉從之。傲黎斗師攻石瑯。自以十五真氣。宰所領斗粒民。尙十餘萬。直趨大梁。黎亞瑜見檄。至嘆曰。時未可也。母乃速吾反本乎。仍建斗幟。率數千人。駕呂公車。

攻城石中丞大驚。遣飛騎告急九營。忽見前病叟扶杖入幕。恍知其劉老師也。頂禮陳訴。劉老師曰。賊全夥窺豫州。速止甘總帥。援兵還策豫。毋貽楚王憂。此間黎斗師。吾自易辦也。前所斬真速祿賈威武之頭。安在。衆曰。懸戟門。劉老師先取兩竹枝。咒卽爲人身。命取兩將頭置竹枝上。授以兵械。分領五十。新乘罪囚卒。開門出門。衆視之儼將軍而非斷頭者也。劉老師亦隨出。是時呂公車所然火礮噤無聲。罪囚卒從兩死頭左右衝擊。無能禦者。斗粒民大潰。盡數擒戮之。黎斗師化爲柳皆木之形。登城指揮縛賊。衆從之。縛真皆木。其形卽黎斗師。石中丞命置檻車中。真皆木作豨鼻呼曰。台是柳非是斗。軍士惑之。劉老師扶杖至。逕擊僞皆木。卽大笑。復黎斗師本形而去。檻車中亦復爲柳皆木。石中丞命脫之。慰曰。无妄災。非吾所及知也。劉老師命埋真速祿賈威武之頭。焚其竹枝。自曳杖出城。見黎亞瑜殪死樹下。咨嗟久之。執其手泣曰。喇仙不化。如大道何。腹中有小兒語曰。請以劉王之掌雷劈碎。幻

軀則真元出矣。劉老師作讚曰。

黎喇禮立。急啓戾犁。於戲黎南無喇。亞啞野易。石惹奢射。於戲亞南無啞。瑜喻宇越。闕矩扈烏。於戲瑜南無喻。

發手震五雷。擊其四肢心腹。碎如風籜。頂骨綻裂。一小兒不盈尺。黃衣跳舞。謂劉老師曰。記五百劫前。我恐王之不仙也。自鬻肢體。今王恐我之不化也。特捨龍雷。亦足以相報矣。湧身入青冥。其屍亦亡去。劉老師還赴大梁。甘君已統九營兵。環列城外。乃扶杖立雲際。謂甘君曰。喇仙已化。其徒盡殲于壽春。此間有都君。早晚卽大定也。吾將南行。策冰鶴之厄。言訖。橫其杖。騎而去之。甘君遣使問道入城。告楚王以劉老師之言。都毛子剛在坐。言于楚王曰。甘總帥大兵必獲全勝。願自率輕兵入賊中。救老友馮軾。且與鄴仲離樂世治。收渠魁張麟也。楚王授以新兵百人。毛子曰。此之謂多矣。乘夜出城。以百人劫賊營。大秉問計于馮軾。對曰。中夜有警。主人宜靜。吾步出帳前察之。十

五人皆惴惴稱善。賦自籠一燈。朱書長樂字出帳前。毛子爲隱語曰。長樂老亦老樂長否。賦會意答曰。子都公固公都子也。毛子逕曳以前負之。而出百人奮勇擊賊。各得勝而還。毛子寄賦于城外山寺。以秘計緘固射書城中。自率百人去。衆不知其何爲。王師劫營已出。賊中尙喧。遂旦始定。十五人與大秉計曰。豫州兵少。盍乘夜蹴其外城。及甘鼎來救。我已得內城也。大秉深善其言。迨二更脚放至城下。初若不設備者。施緝駕梯。蟬聯魚貫而上。守陣卒皆奔走去。大秉竊謂楚王誠不能兵。內城可反手得矣。時甘君在帳中。先已受毛子密計。至是謂周浮邱曰。毛子果算無遺策歟。浮邱曰。賊已取外城。墮毛子計中矣。由是反圍賊于外城。與內城消息殊隔。木蘭與擴兒進曰。平妖不屑以術。然不得已而用之。吾兩人請以夜靜入外城。開門延大師入。諸斗可碎矣。惟愚民何罪。以脅從而爲玉石之無分。又非盛德所宜有耳。季孫曰。以術來拒。則就誅之。蚩蚩者氓。縛而釋之可也。今日多戮千百人。初不介

意。國家元氣。或隱受摧殘矣。甘君贊美曰。仁人之言也。戒軍卒勿妄殺。違者功不抵罪。是夜四鼓。甘君九營之卒。盡入外城。僞進退丞多役使神鬼來拒。木蘭獷兒悉破其術。誅之。十五人俱就縛。大秉遁去。楚王開門出勞。甘君建言有籍可歸之民。俱令郡縣收畜。有不悛者。斬而後告。餘以隸軍伍。十五人煽亂。宜寸磔之。懸首于市。楚王皆從之。大秉竄遠。故昆陽城。其黨二十人。召不至者。尙棲于是。將合之。犯宋鎮。過睢陽。甘君舊營。窺營中。虛無人。權就屯聚。師伏虎將百人出。盡斬二十人。大秉以數十人掠村中。村人攜鎗以鬥。悉斃其衆。一士人擒大秉。乃都毛子也。蓋預籌伏虎。不擒獲大秉。必竄至此。故飾村人以待也。毛子解大秉赴豫州。未及三十里。一村學究出于道旁。睨囚而嘆曰。吾弟子誠懦。遭毒手可憫也。指後一人曰。當代師兄。其人入爲囚。大秉卽出。毛子知其爲張鯁也。拱手曰。張山人已遭天誅。尙作師弟。鳥鳥之戀耶。學究卽返形爲張鯁。赤髯如虬。豎目成電。大罵曰。都元不知人事。安識天

遽向老子訕謗。當遣武士拔舌。毛子叱百人。以矢攢射。鱧坦巨腹受之。矢入如投壺。丁丁作聲。毛子自發一矢。鱧張目吞之。吐出爲小弩數十。還射毛子。著體如猬毛。毛子瞑目不勦。鱧拔劍來取。百人競以刀斫其身。如敗鼓皮。不可倒入。鱧以劍劈毛子。自首至尻。爲兩軀。面目手足各半。心亦半。包絡腎腸。迸裂而不出。鱧方駭異間。一小道士從地下墳起。推毛子兩半軀。喝曰。

虎氣龍文。萬質萬分。琳宮珠塔。一真一合。天雞凌晨。昂官欠伸。吾師無著。天親界爾。仙身佛身。天戀神戀。二萬六千塵不變。

喝畢。毛子軀復合。小道士卽擴兒也。倏已不見。毛子笑謂鱧曰。山人用劍。能豎而不能橫。豈高手哉。以袖揜大秉于地。立斬之。大秉之頭嚙鱧左足。趾破流血。毛子因而截之。左足斷。鱧大笑。引劍并截右足。乃以手招黑雲坐而起。毛子曰。山人以雲爲足。我獨不能以水爲車乎。指坐處。有水。上湧如轆轤。踏之而行。鱧至黃河邊。雲忽墮地。是木蘭爲漁婦。以雲筐收之。鱧懼爲所執。躍

入河化王鮪雜魴鯉行。毛子自化爲網。乞木蘭舉之。俄頃而獲鮪。木蘭自去。毛子化臂爲鐵鉅。貫鮪琵琶骨。鮪兩足依舊步如飛。毛子牽之而笑曰。山人可復活否。鮪曰。吾自不欲活。如大宗師何哉。鮪趨捷。毛子殊不勝步。忽獢兒來前曰。世治代都君繫之。自化其臂以牽鮪。出毛子所化臂。鮪曰。以一人之足。役兩人之臂。老子實歡心焉。獢兒曰。以千萬人之力。致一人之頭。且不惜也。何況兩人臂。入豫州城。觀者填衢巷。或曰。彌天罪犯。蓋云妖邪。動三載之戈鋌。竭數州之膏血。其腸毒以斃獢狗。其肉腥以供飢鷄。其皮骨詭怪以媚猖神。厭瘴鬼。鮪應聲曰。但老子不死。君輩可憂。至楚王前。毛子暗布天網。獢兒投鮪于地。鮪立而不跪。訊之不答。命鞭之。則入地不復見。王大駭。毛子曰。無妨。歷一時。木蘭縛之進。王大怒。命速斬之。頭甫斷。復上其頸。呼使攢刀斫之。刀入仍出。皮肉如故。王有憂色。毛子曰。請宣阿修羅王之女至。則鮪不得不就戮也。王命甘君速召慶喜。鮪仰天嘆曰。苟非其人。吾輩孰治。嗚呼死矣。

喜至投白羅巾于空。鰓頭遽斫落。體肉皆縷切。兩足自脫。乃以野獸蹄續成者也。送鰓首至京師。爲平五斗賊露布。毛子以四友辭。楚王與甘君蠟生及諸幕客作別。甘君曰。先生旣來。何爲又去。毛子曰。來與廊廟士同憂。去與山林人同樂。惟冀元等不出。斯天下有無疆之福也。五人者。遙指終南作西笑而去。旬日內。豫州行省有詔書送至。甘君讀之。

楚王捷書。知爾臣鼎功烈超邁。已付內麒麟館刊爲成書。昭示萬禩。新營將士。賞擢有加。勅樞曹呈進如故事。茲臣珪晉僕射。臣鼎晉大金吾。封開國男。嗣世勿替。樂世治授虎牙將軍。司馬季孫授儀賓。明化醇授小司成。周浮邱授主簿。死事慕熾贈前將軍。鄔郁贈騎尉。今交趾不靖。暗結殘苗。珪鼎速率粵兵及所練新卒。援黔營。爲故閩國公貴等一雪煩冤。犁黃苗之疆。焚小武之甲。是所快焉。若旣蕩平。珪自還京。鼎還入粵。與區星經營交趾。官賞之懋。非所以啗賢臣也。年月日豫行省奉詔。

甘君率諸幕官謝恩畢。致書于石僕射。自請先赴黔。分粵兵精鍊者千人。屬裨將曹鎮渠灌兒隸節下。木蘭嶺兒與周浮邱並資輔佐。石僕射以書答謝。甘君至武陵。矩兒迎見。甘君大慰曰。劉老師救汝乎。矩兒曰。婁萬赤潛歸。故冰自消而兒能出耳。鍼砭之原形。則劉老師吐火焚之而後得復也。二師知交阻有事。徵萬赤歸。亦先赴宜京道院。助滅火真人矣。瑪師自與求太僕張郡丞守新營也。甘君授計矩兒。先請瑪師將鏡登辰南最高處名鐘磧山。伺賊來據。則敲鏡背敗之。汝夫婦俟劉老師調遣耳。矩兒先歸。知古謂劉老師去南交。以寶物授小夫人擒小武矣。矩兒告以甘君計。知古先赴鐘磧山。後日甘君至。求張涕泗言斛斯公臨危。慘念故人之意。甘君大慟。將爲位以祭。小武使人罵戰。甘君調新兵百人。神策兵百人。以常越沙明領之。伏小武大寨左右。俟彼兵出。則直擣其營。小武所鍊引伸遁甲兵不及百人。自爲一陣。甘君引數騎遶其陣後。小武分四路獠蠻逐之。甘君立馬犇河江側。以待獠

蠻來門發十矢。共斃十六人。槍刺十九人。鞭擊十四人。皆死。獠蠻懼不敢進。但四面圍之。一人呼曰。蔡王有令。放走甘鼎者。非鹿娘種。衆人嚼之。皆應曰。曠。小武率生力獠蠻來追。聞大寨被漢兵攻擊。猛省曰。甘鼎神奇用兵。吾所不及料。急廻救時。大寨已爲常越沙明所襲。犂犂江邊之圍自解。甘君還帳。小武呼其衆登鑿磧山。先據地勢。獠蠻尙五千人。漓老等四人辭欲去。小武唾罵曰。汝四人非我則無主。我不藉四人爲佐也。然棄主者罪不赦。各鞭一百放之。山頭將立寨時。有鏡光如中天。月輪對寨中。鳴不已。獠蠻之在前者。盡棄其械倒地。小武大驚。謂其衆曰。瑪知古不死。宜受此厄也。返走下山。石僕射前隊至。木蘭擴兒喝曰。蔡小武合誅久矣。將欲逃罪耶。小武命兩獠蠻出門。皆被戮。忽轉出六人。將盡戮之。轉出十八人。罪囚卒至。百人奮勇入。乃引伸至三百六十人。粵裨將曹鎮出戰。墜馬下。爲獠蠻所獲。渠灌兒故得萬赤術。噴火燒其人。救鎮出。神策兵率領豫州新兵及滇粵將卒合力進勦。

獠蠻由地走者。木蘭縛之。無一得脫。季孫告甘君。堅受降。免死旗。來歸者三
千餘人。死者千餘人。護小武奔走者。不及百人耳。木蘭擴兒蹙之。近深澗。小
武投入澗上。作風雨聲。似有靈物呵護者。擴兒歸告甘君。璜兒呈劉老師所
授寶物。啓其匣。乃刻白玉爲小漁師像。背書古篆。豫且名字。擴兒曰。是矣。矩
兒夫婦自隨擴兒。行至澗邊。擴兒開匣出寶物投之。小武面縛浮出。自背至
尻。皆負龜甲。寶物自飛去。矩兒夫婦牽小武至大營。石僕射與甘君受俘。僕
射曰。人也而龜物也而寇。此不如其父蚌吼之鹿。可獻上林矣。周浮邱曰。似
宜割烹之。以祭斛斯賀蘭兩公。張許兩都督。及後先死事將弁。僕射從之。函
首送京師。黃苗平。石僕射以兵屬甘君。自還京師。黔撫軍區星以書來賀。兼
致調任粵中。奉命會議南交諸機務。甘君答之。撤滇兵歸。毋使徒勞無功。且
海道較不便。命木蘭擴兒偕常越沙明潛入宜京道院。詣滅火真人李長脚。
早晚陳進取策。柳皆木。隨甘君至廣州。向人必誇其奪斗幟事。有薄之者。或

諧曰。設使螫弧之考叔方登。而堂阜之夷吾未脫。郡丞將何以解免耶。衆皆笑。木參議進調。卽平鄺天龍時之廣州木守也。拜而賀曰。大金吾石灣之烈。漁人臆子。往往能言。今外藩不恭。敢爲暴亂。惟誅其君長而撫其民人。軼漢代之置官。法周家之通道。伏波有二。定遠無雙。慰至尊之憂。安重譯之化。敷天所屬耳目。此地尤藉風雲者也。甘君遜謝。傳區撫軍至。甘君迎出。攜手道側。歎區撫軍曰。公亦知交趾近事乎。愼具之死。其弟愼形實篡之。傾國之兵。俱下戰艦。數使其大將軍駙馬擾我江坪地。有四鎮臣稱兵討罪。愼形大懼。召其丞相婁萬赤還。四鎮臣俱死。萬赤術。僕意由陸路出南平關。公率舟師。援江坪。使彼首尾不能顧。此鍾鄧所以入蜀也。甘君善其策。自是隨甘君者。司馬儀賓季孫明小司成化醇。瑪知古杜承。瓊矩兒夫婦及慶喜等四女也。隨區撫軍者。柳皆木曹鎮渠。灌兒周主簿。浮邱桑長史。蝟也。求太僕丞。梅張郡丞。弓昭與樂王般。自留廣州。甘君調利達。噩青氣兩都督。從征。皆忻然來。

集。利達爲第一進。噩青氣爲第二進。各將舟師五百人。至江坪。交陞大將軍。駟馬各以千人迎擊。皆敗之。矩兒夫婦後至。共乘行地錦飛去。宜京見劉老師端坐城樓。謂矩兒曰。昨鍼砭二徒隱形探交王宮中。爲婁萬赤所覺。復以九九金木遁擒二徒。鬪仲離方與樂世治造三三水土解破其遁形。救二徒出。已化凡質。吾寄之新息侯故宮。傳地仙乞食訣。永爲散漢。亦其劫時也。汝夫婦合歸嵩少。從父母還天門。刀兵解脫。名利消除。超出酒星奎宿矣。區星若引兵突入此城。大功可逸獲。惜將卒僚佐不免死亡。大弟子可勝萬赤。待無術人誅之。吾爲老師銷兵之事。已著成勞。俟大弟子甲子月日通天絕地之時。卽携返中山耳。寄語大金吾急流勇退。爲期不遠矣。不復相覩。無悲悵也。言畢。失其所在。矩兒夫婦還告甘君。亦辭去入嵩少。依員君老夫婦焉。甘君以善達區撫軍。陳兵行危險。神人來告狀。區已出關。見古嶂接天。土人云。過此卽交陞外郡。茲山第一險阻也。周浮邱曰。我師患水不患山耳。急宜

登山。區從之下嶺。見兩營彼中大帥所鎮守。各受萬赤符籙者。我兵建旗鼓而進。交人來禦。皆木鎮灌兒各斬一人。士卒俱努力。其守關兩帥惶懼。焚所受符籙。溪水湧至。漂沒死者十之三。皆木鎮灌兒及浮邱。悉浮沉無覓處。惟區撫軍桑長史由水中泥潭行。得無損。水過。仍露一山。軍行如蟻。非復人。逕一天將飛而下。乃獷兒也。急出鐵爪二。擒兩交帥斬之。守關卒來追者盡潰散去。區致問曰。前將軍知賊中何妖符耶。獷兒曰。符煉火怪之液。能戕年命屬火之人。悲哉。柳郡丞曹渠之戰功。周主簿之星學。俱隨化以盡也。世治方與酈真妃救出鍼砭二師。歸侍本師李真人。師言撫軍遭厄。當速援之。然絕雲而奔。已無及于時。士之波靡。其將喚奈何哉。因導前行曰。兵貴神速。已日夜可入宜京。萬赤聞甘君由水道登岸。必領妖兵迎門。未暇返顧。楯形可擒也。區令啣枚疾行。夜將半矣。聞甕城中歌曰。

休逞兩人九首。亡于一人三口。六合同炊一釜。無腸玉蟹藏金狗。

獠兒飛上城。斬其重關。納大師入。甕城寂無人。蓋神讖也。五鼓。大師突入交王宮。馮形宿醒未醒。或扶之出外庭。將召羽林軍解圍。已爲漢兵所執。區撫軍坐殿中。囚馮形而招降其文武將佐。交民向闕下呼中朝大聖人萬歲。區以上命開府庫出金帛。犒賞如漢典。請樂將軍迎甘君登岸之師。獠兒至江邊。甘君已與木蘭常越沙明列四營于江橋北。見婁萬赤與其師李長脚門法于江橋南。大呼曰。吾師何不命弟子力擒此賊。李以手作勢。獠兒自入甘君後營。李長脚變金井。給萬赤卽墜入。忽有鐵樹挺出。井闕撐欲破。獠兒引慶喜至。出白羅巾擲樹巔。巖然有聲。鐵樹不復見。李長脚復其形。覓萬赤。臥橋畔沙石間。遂袖出白壺子一器。向萬赤頂骨咒曰。

作妄須臾間。生灾千萬劫。收汝坎與離。歸吾丁與甲。亟閉汝頂門。不穿汝肩胛。留汝鱗介遁。永言消黑業。

咒畢。舉手震一雷。萬赤精氣已饒。躍入江中。將隨波出海。木蘭呼鱗介士百

人追之。飄浮所在。必見吆喝。乃變爲瓊蟾。乘海蟹。空腹入之。以爲藏身之固矣。交趾人善撈蟹者。得是物如箕。大喜割蟹。將取其腹腴。一蟲隨手出。倏墮地。化爲人形。俄頃長大。固儼然盲僧焉。詢之不復語。有屠者携刀來視。咄咄曰。蟹腹自有仙人。一名和尚。要是謔語。斷無別腸。容此妖物。不誅戮之。吾南交禍未已也。揮刀斫其首。時甘君已入城。與區撫軍議班師矣。常越所部卒。持盲僧首以獻。轉告兩元戎。桑長史進曰。斯必萬赤頭也。記天人第二圖。爲大蟹浮海中。篆云橫行自斃。某當時疑萬赤先亡。乃今始驗。適李長脚入辭。視其頭笑曰。此賊以水火陰陽爲害中國。不死于糞鉞。而死于屠刀。固犬豕之流耳。仙骨何有哉。今者甲子月日。劉老師待我中海。不得復戀塵世。尋滅火因緣也。兩元戎挽留之不可。與獷兒小語。拂袖去之。瑪知古進曰。昔吾攜鏡從大西洋來。將使鏡大明而兵戈息也。顧烽煙迄今始靜。豈非天下無事。庸人自擾乎。李真人歸其真。知古竊自知矣。洋舶故人。近亦招吾返國。敢或

逗留乎亦辭去。大師悉從海道還。行至中途。汕妮忽墮水。木蘭曰。彼亦但非水葬也。鸞兒魔始俱號泣。木蘭曰。兩弟子猶不悟耶。起立船尾。遙告甘君曰。仲離不合進廣州。請從此逝矣。甘君知不可挽。揖而謝之。木蘭呼兩弟子出送。先推墮之。尋蹈海去。明化醇在別艦。望而大慟。擴兒曰。居濁世。畢此生。結成是果不易。小司成將健羨之不暇。何以哭爲。還入廣州。械送瘞形于京師。併婁萬赤首級。區撫軍奏善後事宜。請立交趾行省。建節鉞鎮撫二人。郡縣名仍其舊。以蜀滇閩粵士人爲之。甘君皆不列名。殆將隱也。交趾蕩平。朝廷論功。將士悉蒙上賞。噩青氣還循州。常越沙明從之返。仍捕魚。利達還南澳。桑蟬附其舟。返閩中。求旃以病乞放。張弓弨復歸京師。位至卿尹。與石珏同曹。果如斛斯期望。樂殷自與司馬季孫明化醇還蜀。結茅窮性道書。擴兒送其父出門。忽失所在。人或見其來白雲山云。杜承瓘已授京秩。至是請曰。某與慕煒同遊而不同死。幽冥負之。今將入羅浮。冀得師承。講求天人之學。

是所願耳。慶喜謂曰。聞道易。返本難。兒未速化。不能于君無情。請爲羅浮先導可乎。兩人並辭去。前後數武而不可及。其神人乎。甘君留一疏。乞區撫軍代陳之。以白板船戰黑羸。云將度庾嶺。區撫軍送之花田。而大金吾自此遠矣。

豈有春秋皮裏著。

非無青白眼前爭。

奇文反正斯爲乏。

至道能疑不是明。

振子。翩。來。忘。喜。怒。

菌。人。溘。逝。失。枯。榮。

欄柯山上仙人臥。

那得閒碁鬥死生。

新野叟曝言

新野叟曝言卷二十終

宣統元年五月初版
同年同月發行

新
曝言

(六册定價洋壹元二角)

印行者

小說進步社

發行者

上海棋盤街中市
小說進步社

印刷所

上海美租界七浦路
滙通信記書局

版權
所有

分發行所

各省各大書坊

總發行所

上海

●新三國志 初二三編每冊 洋二角半

●男女之研究

●新聊齋

初二三編編編每冊 洋二角半

●歌洛紅髮社案 一冊

●新西遊

二冊 洋五角

●新情史

一冊 洋四角

●新石頭記

二冊 洋四角

●新封神

一冊 付印

●春夢留痕

一冊 洋三角

●鳳金 初二編

二冊 洋六角

●女魔王

二冊 洋四角

●新今古

三冊 洋六角

●財色界之三蠹 一冊 洋二角

●官場風流案之一 一冊 洋二角半

●學堂現形記 一冊 洋三角

●官場現形記 全集十五冊 洋三元二角

●女之秘密 一冊 洋六角

●進步社出版

12-

116612-